

以下一則為周梁淑怡議員在本年五月四日就「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議案所作的發言：

主席女士：

在04年的6月6日，所有二次大戰歐戰參戰國的元首，都獲邀參加了位於法國舉行的慶祝盟軍登陸「諾曼第」六十周年紀念，當中包括了德國總理施羅德和一批納粹老兵。這是德國代表首次獲邀參與二次大戰盟軍的紀念活動。儀式中各國一致表示所有昔日戰爭的宿敵，從今應攜手合作，創建和平。但同樣在澳洲悉尼市舉行的紀念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活動，參與的盟軍退伍軍人團體卻一致反對邀請昔日日本皇軍的老兵來一同參與紀念活動，也拒絕讓駐當地的任何日本官方代表出席。

為什麼同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同樣在戰爭中犯下滔天罪行，德國和日本所受的對待卻差天共地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因為德國人在戰後能心悅誠服地認真對歷史進行反省，痛改前非；但日本在成為經濟大國的同時，潛意識中的軍國主義思想卻陰魂不散，屢次在明在暗都想為昔日發動戰爭的罪行翻案，甚至不惜篡改史實，掩飾真相。如此這般，又怎可能贏得鄰國人民的信任和友誼呢？

不過，正如我所講，日本政府和部分右翼政客這種公然歪曲歷史的惡行，是應該受到同聲譴責的。但是，我也想強調一點，就是我們在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政府惡行的同時，卻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遷怒於一般的日本老百姓。日本政客的所為，不一定代表日本平民百姓所想。正如上月底一班日本國會議員到靖國神社參拜時，就和一班反對軍國主義復辟的示威團體碰過正著；日本政府要派兵海外的同時，就不斷有當地民間團體反對政府違反和平憲法；在右翼政客篡改教科書的同時，就有好像家永三郎教授一樣的人，幾十年來四出奔走，控告日本政府歪曲歷史，荼毒下一代；當好像「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流等人，說南京大屠殺只是中國人生安白做，卻有好像東史郎這些有良知的老兵，跑出來圖文並茂指証當年皇軍在南京城的暴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所針對的應該是日本國內一小撮死心不惜的軍國主義者，卻並非大部分熱愛和平，或未有機會正確認識歷史的日本民衆。

以上的例子，可能與一般香港市民未必息息相關，但如果由此引伸到來港工作的日本人或日本遊客，大家可能會有切身的感受。香港和日本民間的交流與商貿來往一向是很頻繁的，很多日本人也很喜歡香港，甚至乎在東京也有一個地方叫「小香港」。日本人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少數族群；而日本更加是一個主要的訪港旅客來源地。

但其實自從回歸以來，來港日本旅客人數已經呈下跌之勢。當年96年高峰期時來港的日本旅客接近二百七十六萬人次，但由於日本國內經濟衰退，加上其旅客對回歸後的香港興趣下降，導致其後人數逐年遞減，至99年時訪港的日本遊客只剩下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人，跌幅達57%。為扭轉此跌勢，旅遊發展局曾經作了大量針對性的宣傳工作，但正當這些工作開始有成效之際，03年本港卻爆發沙士，令該年度日本遊客人數再次急跌至不足八十七萬人次。直至去年才略為回升至大概一百一十二萬六千人。原本今年頭一季的升勢是不錯的，訪港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四成，可是東京朝日新聞在上月報道香港反日和平遊行期間，竟然錯誤加插了早前深圳市民在遊行中破壞日本商店大門的片段，再次令不少日本遊客對香港卻步。雖然事後有關方面已經作了澄清和更正，可是損害肯定還是有的，實在是很可惜。

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國際大都會，本身也曾經受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對於反對日本政府歪曲歷史，絕對是義不容辭的；但同樣，我們在抗爭的過程當中，卻不要給日本一般老百姓一個錯誤印象，就是我們反對一切屬於日本的東西，甚至不歡迎他們來香港。如果是這樣，就會和香港社會一向所強調的「理性」與「持平」背道而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